

最近几年,一到冬至、春节等节口上,网上必定出现“上海人吃不吃饺子”的争论。一方大力宣传“冬至日必吃水饺”“大年夜必吃饺子”,另一方则特别强调:冬至夜、大年夜上海人从来不吃饺子的!两句话都对,只是要看是哪里的人说的。

属于鱼米之乡的上海,虽然也种植小麦,但生活习俗上一直是食用大米为主,面食也仅限于面条和馄饨。改革开放前,除了上海市里偶有售卖饺子的店外,农村城镇不见饺子,更不见饺子店。以上海近郊的莘庄地区来说,饮食店卖有馅头的馒头和大饼等,但不卖饺子,居民、村民不吃饺子,当地人也基本不会包饺子。

当然,当地人也会想吃吃饺子,尝试着自己做饺子。以我所知,事体早在1958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就发生过。农村里响应号召,拆除灶头,各生产队都办起了食堂,过上了集体供膳的日子。第二年7月28日,也不知是哪个干部的主意,老宅褚家塘食堂里要做饺子了。注意,是做饺子,不是包饺子。因为整个生产队一百多个大人,包括心灵手巧的女人,既没一个人会包饺子。但不会包饺子不等于不会做饺子,那天抽上来的那些女人,瘦面的、擀皮的、做馅头的,分工明确,动作利索。馅头里没有猪肉,是茄子,这东西一焯就酥,非常适宜做馅头。她们擀的饺子皮大大的,直径没有十厘米至少也有八九厘米——她们心中的饺子就是大号的蛋卷。做的方法也是仿做蛋卷:馅头放到大皮子上后,将皮子对折成半圆形,然后用碗罩上去,扣掉多余的边角,再将饺子边捏出花纹。隔壁的吴家塘食堂看到后,立即跟进,也做了一次同样的“饺子”,让大家吃了一顿。

我家里原来也没有人会包饺子,母

亲、妹妹都不会。后来我家却成了老宅上包饺子“第一家”,原因是我会包饺子了。这倒不是我能干,包饺子的技术是拜部队生活所赐。在前线部队当兵六年,学习掌握军事技术自然是第一要务,而连队改善生活,一般都会包饺子。班里的北方战友自然都会,两个来自闸北区的上海战友冯根寿和施玉峰,早我一年当兵,我来时,他们已成老兵,也早学会包饺子了。此时,我是班里唯一不会包饺子的兵,那就向每一位战友学习“生产”饺子的全套技术。包饺子难点好像在“擀”上。说实话,擀皮没有难度,初阶的,拿起擀面杖不学也会,只是速度很慢。难点在于,手拿擀面杖,一边转动饺子皮一边擀,还要擀得两边薄,中间厚一点。这个技术只能从多操练中获得,动作熟练了,便进入高阶的擀皮:速度快,皮子质量好。

村民热衷于裹馄饨,吃馄饨,一是长期养成的习俗,二是能买到馄饨皮,但那时还买不到饺子皮。而我在部队学到的包饺子技术,在家庭生活中终于发挥了作用,让家人吃到了真正的饺子。其实,吃饺子同吃馄饨没有什么区别呀,都是在面皮里放馅头,只不过饺子里馅头放得多一点而已。

不过,世道很快发生了变化,周围多了大量的外来人员,他们在为建设上海出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习俗:过年过节需要吃饺子。市场迅速适应发生的变化,店里也开始卖饺子皮了。包饺子变得方便,家里反而不吃饺子了,其他家庭差不多也是这样。因此,每到冬至、春节这些北方人必吃饺子的时节,当地人是不回去包饺子吃饺子的,馄饨也不在这个时候裹来吃的,习俗难改。各家更多的是吃圆子。有馅的大圆子,无馅的小圆子,团团圆圆,多讨口彩呀!

## 《哪吒》播音以后

周允中

我父亲周楞伽在《哪吒(上)》初稿完成之后,深得当时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陈向明的赞赏,除了在少儿刊物《巨人》上先期发表之外,还决定著作出版后作为“红领巾读书运动”的推荐书目,向广大少儿推广。此书1982年9月初版印刷20万册,第二年4月又加印了8万册,到1984年印数达到了55万册。这一来引起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关注,决定由播音员郭冰(陈奇)连续播讲《哪吒》此书的故事。播放之后,引起了少年儿童极大的兴趣,社会反响及认可度也不错,很多小听众向电台建议能否召开一个座谈会,让作者和听众见见面,谈谈创作体会,读者也可以提出一些疑问和意见,双方互动,既增进了作者和听众的感情,也有利于小听众今后提高写作的方法和技巧。这一建议得到了电台的支持,于是通过少儿社写信问我父亲是否同意参加。我父亲不自量力地竟然一口答应了。我说他不自量力,是因为他九岁患伤寒症,病愈之后双耳失聪,参与这一活动从他的生理条件来讲,自然是不妥当的,因为双方无法交流。

1984年冬天,父亲穿了一件中装棉袄,乘车来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接待他的是著名的播音员陈醇。双方一接触,陈醇发现我父亲竟然是个聋子,而且一口老家浓重的宜兴土话,根本听不懂在讲些什么东西,叽里呱啦,声音又很大,自己听不懂别人在讲些什么,却一个劲地自说自话,根本无法与儿童交流。结果这场座谈会只能够就此作罢,好不容易召集来的少年儿童白白等了半天,只好向他们打招呼抱歉,请家长带着孩子各自回家。最辛苦的是邀请来的摄影、录像、灯光、主播还有其他工作人员,也都不欢而散。这恐怕是我父亲一生之中做得最荒唐的一桩事。

过了几年,我父亲又想托责编黄亦波将自己的著作《岳云》在电台广播,黄亦波来信告诉我父亲“让他们考虑播讲,须请示,……电台的计划我看来早已排定,即使要播,大量的工作也来不及做了。”后来,少儿社为了纪念《小朋友》杂志创刊七周年,将举行《我与小朋友》的座谈会,我父亲又写信给黄亦波(《小朋友》的主编)想参加会议,与小读者们见见面,黄也婉言谢绝,说是时间上已经来不及安排了。换位思考,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四点多醒来,再也睡不着,翻来覆去。万籁俱寂的冬夜,胡思乱想,想起了一些很久远的事情。

关于冬天最早最鲜明的记忆,是小时候漫天的大雪和老平房里火炉上温着的那一盘雪里蕻炒肉。

中午放学,用围巾严严实实包裹住额头和脸颊,那是一种需要一些技巧的手法。前两天我对着镜子试了半天,怎么都复刻不了小时候那种温暖,只好凑合把围巾搭在脑袋上再缠在脖子上。问我妈,小时候是怎么包围巾的,我妈说就是这样。我提出疑问:可是小时候能包得很紧凑啊。我妈说,那是因为小时候头

有一位网友,在单位从事财务工作,业余时间热衷于摆弄针线、布料,经常看到她在网上晒出自己剪裁的衣裙,颜色搭配和谐,更绝妙的是衣服上点缀手工制作的盘扣,风雅别致。记得有年春天,她发了一张动态图,穿一件淡绿旗袍,领口别着一枚精致的蝴蝶盘扣,站在一湖碧波荡漾的春水旁。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洒在她身上,那件旗袍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摆动,也宛如一池春水泛起微波。

前段时间,她晒出了退休照,还发出厚厚一叠任职期间的荣誉证书。她手捧鲜花,笑容恬静,配文写道:勤勤恳恳三十年,职业号列车到达终点,下一站,手工旗袍。

她在网上展示了几件旗袍成品,着实令人惊艳。有

## 雅玩

直至今日,只要时间上方便,我一定会在每个新年的第一天收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央视直播中传来夏庞蒂埃的《感恩赞》,在庄严而又神采奕奕的乐声中,新的一年就这样实实在在开始了。

读初中时,假期中偶尔会去父亲工作的地方找他,那是位于外滩的光明大厦。拿到零花钱后,就会往外白渡桥方向进发,过了桥再拐个弯,就到了一家小小的唱片店,叫九龙爱乐。当时唱片可贵了,买完后我通常会把价格说得低一些,不然就怕下次不能光明正大地要零花钱了。每一张被我带回家的唱片都保护得好好的。而第一次购买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唱片,是1998年的那一场,由祖宾·梅塔担任指挥。

祖宾·梅塔直到1994年才第一次来到上海,但事实上,他和上海一直有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他的叔叔曾在上海一家棉纺厂工作,他的祖母也曾在上海生活。首次访沪时,他和以色列爱乐乐团被安排在市政府大礼堂演出,随行的还有小提琴大师伊扎克·帕尔曼。那时,天正下着雨,穿着各色雨衣,骑自行车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市民们,让梅塔感受到了十足的诗意……去年,他



## 夜光杯

小。我接受了这种说法,顶着处处漏风的围巾出了门。家乡在下雪,踩到雪,嘎吱嘎吱的声音和小时候倒是没有什么差别。

不知道南方的朋友或者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人能不能想象到屋里的柴火或者炭火的味道?不是吃

烤肉或者铜锅涮时那种滋滋作响的火,也不是篝火晚会那样热烈明媚的火,而是北方农村冬天架在屋子里火炉和火炕里的火,温润又含蓄,将整个屋子都烤得暖烘烘的,从室外进到屋里时,便会闻到那种温暖的味道。宋佳在一个采访里说东北的冷是有味道的,我一直深以为然,那是如今楼房里的

特点,还有她自己画的设计图。有一页,她以一手娟秀的字体写道:“海派旗袍,吸收了西式剪裁的优点,更显女性曲线美。”旁边还贴着几张老照片。

欣赏她制作的旗袍,再读她的文字,我知她不仅心灵手巧,还对旗袍发展史下了功夫研究。我想,这是她三十年财务工作养成的严谨习惯,做什么事,都是细致而踏实。

从职场回归家庭,她似乎没有一丝迷茫,在过去的爱好里精耕细作,开启了精彩的退休生活。在这个追求快节奏的时代,她愿意慢下来,用心对待每一寸布料,每一个日子,何尝不是一种智慧?

这样的旗袍穿上身,哪怕发间已有银丝,也会惊艳时光。

## 祖宾·梅塔的燕尾服和毛衣

林哲畅

带着佛罗伦萨五月音乐节管弦乐团访沪时,已经89岁了。

而我知道,他身边还有一位比他年长一岁的神仙奶奶一直在陪伴着他,照顾着他,那就是南茜·科沃克。如果说演出中的祖宾·梅塔需要一件帅气的燕尾服,那么在更多的时候,南茜奶奶就像一件柔软的毛衣那样呵护着他。

去年三月,我把自己的回忆写了下来,包括对音乐的喜爱以及小时候学习和欣赏音乐的感受,寄给了这位神仙奶奶。南茜是一位相当宠粉的奶奶,尽管年事已高,她依然留下 fan mail(粉丝邮箱)地址,以便粉丝和她互动。九月,南茜奶奶回复了信件,不仅帮我签了我寄过去的照片,且手写了一张漂亮的卡片。南茜年轻时是一位明星,在百老汇演音乐剧,在好莱坞拍电影,还出演过数不胜数的知名电视剧,比如《星际迷航》《蝙蝠侠》,再比如《家有仙妻》《秘密特工》。她丰富且闪亮的表演生涯一直持续到1969年,那一年她嫁给了祖宾·梅塔。梅塔

当时是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后来又担任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南茜婚后将家庭置于生活首位,离开了好莱坞。

我想,伟大的音乐家身边往往有一位伟大的伴侣,这位对于音乐大师最重要的人,一定有着特别与众不同的视角。如果从外面看,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看到“燕尾服”,可是需要仔细去观察,方可感知到里面的那件温暖的“毛衣”。57年来,南茜奶奶一直在为梅塔爷爷编织那件毛衣,无论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南茜总有办法将那件毛衣改得更加合身。是她让梅塔更加出色和可爱,也是她始终陪伴年迈的梅塔一次又一次地在世界各国进行演出,让更多的人可以在现场听到这样的传奇,感受到燕尾服下那源源不断的爱和温暖。她绝不仅只是音乐会结束后和梅塔一起坐车离开的那位陪伴者,她本身就是传奇。

耳边又回荡起那熟悉的旋律,思绪拉回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开始了。小提琴声部缓缓地描绘着多瑙河晨曦初现、薄雾尚未散尽的美景……而南茜奶奶美妙的蓝色手写体,就像荡漾的多瑙河,温暖了我的心。



## 霜林送腊

方忠麟 摄

空调暖气不具备的灵魂。

还有雪里蕻。我们把它做成腌菜,冬天来临前和黄瓜胡萝卜芹菜一起腌进小缸里,要吃的时候连菜带冰碴子一起捞出来,用清水淘一淘,切成小段,和猪肉一起炒。有一点腌制时带来的咸味,保留了一点蔬菜的清香,但这种清香又和新鲜的绿叶蔬菜不一样,硬要说的话,它更尖锐一些,可这尖锐的清香又被咸味压制下来,形成一种有一点钝钝的无法替代的味道。和猪肉炒在一起时,就会有一点浸进肉里,肉里油脂的香气也会渗进菜里,两种味道混

合,盛在盘子里,温在火炉上,旁边是看着“新闻30分”等我回家一起开饭的爸爸妈妈。

这样的味道和温暖会一直持续到春暖花开的季节。后来搬进楼房,铺着地暖,屋里也能穿短袖,温暖的味道渐渐被抛之脑后。再后来去了上海读书,寒冷的味道也不再熟悉。我只能关注家乡的天气,在每一个冬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跑去吃一顿火锅,郑重其事地告诉自己冬天来了。上海即使是十二月,树和草也还是绿的,没有白雪和绿叶作为参照,不知道冬天什么时候过去,春天什么时候来。每一个瑟缩在冰冷被窝的夜晚我都在想——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再到后来,我又回到了我四季分明的家乡,用我的眼耳鼻舌身意触一起去感受四季的流转,感受

时光的流逝,慢慢又感知到了冬天的寒冷,冻僵了躯体却让脑子更清楚。我开始想一些无比宏大的命题。我从不同的世界里寻找答案,我从宇宙的探索、人工智能这些现代科技的成果里幻想答案,我从看过的各种科幻名著甚至网文里寻找灵感然后编撰答案。我相信了那些我愿意相信的信息,比如那个叫邵雍的北宋哲学家的理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会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完全重现”,比如各种关于高维生命和轮回转世的说法。把这些碎片捏在一起,融合成一个不可道说的答案,用这个不知真假无法验证的答案与那种无端的虚无对抗:组成我身体的每一个原子都是随宇宙一起诞生,我的思想也将在这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重新出现,我也终将再次吃到小时候的那一盘雪里蕻炒肉。

极地的光夺目,赤道的光耀眼,雪山的光圣洁,碧潭的光柔美。

在白天,迎着这广大到无穷的自然之光的表象,赞美这来自太阳的奉献,咏唱“清阳曜灵,和风容与。明日映天,甘露被宇”。在黑夜,喜着“素景垂光,明星有烂”,唯星光清幽深邃,月光温柔皎洁。

光,启示人类发明了灯。

于是无数的明灯将星球点亮:海上的航标灯塔,深夜车道的路灯,为行动照亮前程;庭院门前高挂的大红灯笼,为夜归的人们亮起。更有思想的灯,辨明人间的善恶。

光有光的境界,灯有灯的语言。喜欢,在流光明灯下,因喜而感光的圣洁知性,因欢而悟灯的美德品质。愿做冀以生的希望的那盏灯,爱心柔软,珍视生命。蔼色烟光水自清,无言凭栏灯照影。

## 光与灯

汪洁